

石堂先生遺集

石堂先生遺集卷之二

朱寧德 陳晉 尚德

講議

論語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
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學之一字首見於商書之說命實開千萬世論孝之
端洙泗師友講明其義益著士君子入德之門莫不
由此下至於士庶人未有不須孝以成者也自說命
以孝於古訓為言而世之言孝者不過記誦為能詞

章為工抑不觀說命中言孝非一曰孝焉志時敏則
道積於厥躬曰念終始與于孝則德脩罔竟所謂道
積德脩皆是就性分上用功于身心上有得所以集
註首以人性皆善一語為本領後竟效先竟之所為
不過欲明善復初而已此之謂孝蓋異乎世俗記誦
詞章之孝也夫人以一身混然中處於天地之間得
天地之氣以成形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必有一點靈
夫不昧者為一身之主宰是性也即上帝所降之衷
靈民所秉之彝純粹至善也渾然在中隨事發見則
謂之義禮智之名但以其格于氣稟之偏陷於物欲

之設所以有善惡之不同自古聖人設教以先習之
后克者蓋既能尽己之性必推而尽人之性此孝之
不可以已也時習者凡應事接物起居動息各有其
時也無一時不有其理事也而求之時也而察之此
之謂時習如顏子于視聽言動之時則習其四勿之
戒曾子于為人謀交友傳受之時則習其三省之功
仲弓于出門使民待人之時則習其敬恕之道凡此
類皆是時習也之既熟一旦豁然貫通有以見夫道
体流行無所不在動容周旋自中乎礼心與理融怡
然自得豈不動喜悅之意乎有朋自遠方來一節又

有以見天性民彝之善無間乎人已遠近故氣類之
相求精神之契合在己之善就後其初在人之善亦
以類而相從歡忻交通宣暢悅樂之情發見於外易
之兌卦以說為義又復以朋友講習為象是知悅樂
之事莫大于朋友之相從故此章亦以朋來為樂也
然朋來固君子之所樂人不知己豈不拂君子之意
乎今有佛吾意之人而置之度外一毫忿悶之情不
介於胸中何也蓋君子之孝不過求盡吾己分之所
當然全吾性分之所固有他人之知與不知于我何
和損焉蓋得於己者厚則求於人者薄矣以夫子之

聖沈諸梁猶不之知而問于子路夫子且有樂以爲
憂之言初何惡於沈諸梁耶故曰不見是而無悶又
曰故惟成德者能之文公又曰德之所以成亦曰孝
之正習之熟悅之深而不已焉耳又有以見此章首
尾相貫只是一條道理其根本只在復其性善之初
其功夫全在於爲己之切自得之深其功效自然到
樂與不愠境界愚竊謂孝之正一語又是習之熟悅
之深之綱領若孝之不正則爲異端邪說之流偏狹
固滯何以有悅樂之趣或爲詞章記誦之孝則矜已
取名無非爲人求知之事何以有成德之功文公爲

孝者開示路頭全在此一正字上深玩庶幾有得其
本

海惟先生講明善復初孝以成性血脉貫通
故悅故樂故不愠人之知不知於我何加損
吾儒為己之孝聖賢心法之要氣象規模自
別時以人不知作君相言意味淺矣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
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
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曰章有子之言似分兩截首言其為人也孝弟是汎

蓋衆人謂凡民百姓也次言君子務本是再提起
德之士謂希聖希賢之孝者孝弟本是一理人心之
所同者但衆人之孝弟止見得粗處故止於不犯上
不作亂君子之孝弟則當詣其精處必至于盡仁道
而後已蓋凡民百姓若不知孝弟則必無和順之心
小則干犯尊長大則悖逆爭鬪豈復有人道乎此言
凡為人皆當有孝弟之行也君子成德之人為希聖
希賢之孝亦志於仁而已然仁主於愛曰莫大於愛
親故伊尹曰立愛自親始必求其所以自親始之由
蓋仁者心之生道也人匕皆知自愛其生當推原所

以有此生者實父母生之也吾之身即父母之身也
知愛吾身則當知愛父母也兄弟之生同出于父母
同氣而分形者也知愛父母則當知愛兄弟矣又自
父母兄弟而推之一家之宗族長幼皆當盡其愛之七道又
人也則吾一家之宗族長幼皆當盡其愛之七道又
自一家而推之一國天下凡賦形肖貌命之曰人者
其初皆得天地之心以成性皆得天地之氣以成形
如吾兄弟之同一父母所生也故曰民吾同胞至於
昆蟲草木肖翹蠢動之物其初亦皆得天地之氣而
生故曰物吾與也始者由一愛生之心推而觀之

親之而仁民由仁民而愛物以天地萬物為一體
仁之道盡矣本猶根也如水之有根自根而榦自榦
而枝葉華實愈推愈廣益克益大此一節言君子之
行仁自孝弟始之義也大抵孝弟之理人心同得衆
人雖得其粗然所關係甚大蓋聖君賢相脩政明刑
所以統理億兆者不過使之親之尊之不至於犯上
作亂孟子所謂人之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大孝
平天下之道亦不過孝弟慈為要有子此言豈不大
有功於世教君子得其精者自一愛心推之至于博
施濟衆老安少懷為仁為聖皆自此始故曰堯舜之

道孝弟而已。孔門設教以仁為要，又以孝弟二字為行仁之始。有子提起君子以別衆人也。以此見孝弟之道，貫精粗，徹上下，堯舜之治，孔門之教，皆本乎此。孝者不可不勉也。有子為人二字，亦當玩味。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人具形受性，位天地之中，亦須真實成箇人，而后可謂之人。若不真實成箇人，而徒謂之人，是天不剛健，地不柔順，日月不光明，水火不燥濕，實亡而名豈可欺？存性失而形亦不能得矣。曾子曰：三省其身，述

是為此為人謀親疎遠近凡所接者有當相與儉事
用心無非為人謀也忠者盡己之心凡義理之當然
物我之公共坦然於天下瞭然於吾心而不可欺昧
者必求有以盡之無所隱也人之為人於此便見人
者同体者也無分彼此物我但尽事理之當然為人
謀備有所不尽則非人之本心理性不流行而公道
窒矣此便有怨在中怨者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忠者
認人之事為己之事非怨無以為忠非忠無以尽怨
先儒言忠恕二字為形影不相離是皆合人已為一
体而達其所受生物之心而無愧於為人者也信者

實也。以人道而實諸己也。言而必行，而后言使朋友信之而無疑也。為人忠，謀猶是易事。信於己尤難。為人忠是盡吾心之所知，至信於己則當然之人事，辨不昧其所知而苟然以自欺者，尚為朋友之所疑。則又安有切實止定之依據。虛明無雜之衡鑑，以為己人謀之根本哉。是故欲廣尽人心，先自尽人道。忠者所以廣尽人心，信者所以自尽人道也。己之人道有未盡而為人之人心，必不尽矣。先言忠所以明人之心，而合入己為一体。次言信則先尽人之道，而尽人己之全体。曾子之意不無淺深矣。受之於師者。

其知養之全熟之於己者考其蹈履之實所以忠其
患而信其信也不忠不信不足以爲人不傳不習不
是以盡人矣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
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孝文○子夏曰賢七易
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
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孝吾必謂之孝矣

竊謂知行二字乃為孝之要領知而不能行如跛者
欲適千里而廢於跬步行而不先知如盲者欲索塗
而莫知所嚮先儒謂知行並進如車兩輪二者不可

偏廢自舜禹傳心有惟精惟一之語已寓知行之意
矣傳說始指出二字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孔門講孝
皆不出此大孝三綱則始乎知止八條則先乎致知
易言孝聚問辨而后繼之以寬居仁行中庸言孝問
思辨而后及於篤行論語博文約禮對言孟子知言
養氣而知性尽心互舉焉蓋博文知言知性皆知之
事約禮養氣尽心皆行之事歷稽諸古進脩為孝之
要莫不本乎知行之兩端以此而論孝而第六第七
章言孝之旨及文公集註中之微意尚有可發明者
第六章言行有餘力則以孝文第七章言難曰末孝

善必謂之孝矣合二章集註末段之意而參考之始知文公之意又自以孝文為重亦有以發明夫子之本意而救于夏之偏也何以言之蓋孝莫先於致知而致知莫先於孝文六藝固為文之末者若詩書乃載道之文備聖賢之成法著事理之當然豈非致知之先務乎且如入則孝固當行於事親之時然必知冬溫夏清之節承顏頤志之奉其所以為孝之道當如何出第固當行於從兄之時然必須知其何者為泰何者為友何者為式相好何者為無相猶謹者行之有常當知其所以有常之道信者言之有實當知

其所以有矣之理象之愛柯以施仁之親何以擇亦
有不先知其所以然而能行其所當然者下章四音
皆人倫之大然不讀二南之詩何以知夫婦之道不
知五典之書何以知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朋友之信
不攷歷山之克諧何以知能竭其力之法不覩三仁
之自獻何以知致其身之方此四者而尽其誠謂非
自孝文中來可乎然則力行固為務本之要而致知
又是力行之本二者斷不可偏廢也

朝聞道夕死可矣

此章是聖人為道傳神立準的使孝者必至此而后

焉有得大意謂道於何處可見聞道者何以謂之聞
必於死無不可安於義命而無怨天尤人之心而後
為幾也蓋死生皆道也孝道者於此無所不安斯
可以為聞道若當死時必不肯可不安命不守義不
以為當然雖不得已而死亦終不能無怨如此者是
於道之面目渾未見雖有見亦未真也可者自以為
可安之也謂也蓋與顏子之樂同味夕死者道有定
體有真味未聞之前憂悞怨尤無所不有詭一朝聞
之則其識趣立異於人所患者惟不得耳得之如芻
豢如熊掌耳之美之舉天下之物莫能易夫子所謂

喻於義是也不得之百病橫生苟得之一交至道文
公釋此章首謂道為日用事物當然之理先舍死生
無非天理之意次言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
恨生順於一身之事無不尽其當然不容一毫人欲
雜之死安者承生順之常行而終遂之以成仁成己
也不獨顏子之死而安雖比干之死亦安也顏子之
死命也比干之死義也安於命可也安於義亦所謂
可也命與義皆天理也無復遺恨者心與道偕不復
有一毫私怨也又曰死生亦大矣二句乃舉重包輕
之辭蓋死生貧富貴賤莫非道也處死者人之最難

鮮有能安之者雖死而可則凡貧賤憂戚小口患難
又何不可之有哉為道傳神夫子本意蓋如此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

與比

此章之義主於無深求其義當以有無二字交互反
覆言之而后得聖人之精意蓋此章之旨雖曰無適
無莫其實未嘗無適無莫雖曰有適有莫其實未嘗
有適有莫必曰雖無而實有雖有而實無然后聖人
之意備天下之理得一以明天理之當然一以見聖
心之不倚均之無可無不可而吾之所謂與佛老之

所云真如天壤胡越之不侔晝夜寒暑之相反矣且夫適專主也聖賢君子豈能無所專主乎莫不肯也聖賢君子豈能無所不肯乎時人皆以後進為君子而夫子必先進之從非專主乎當時皆拜乎上而夫子必拜下雖遠衆不恤也非專主乎一時皆上功利而孟子必守仁義天下皆尊管晏而孟子必稱堯舜皆所謂專主也故舜曰朱啓明可用也堯以為不可
羅堯曰共工鳩倭可用也堯以為不可四岳群臣皆以鯀可治水堯既吁之而又嗾之是必以為不可也
慕伯以翦商為不可夫子稱其至德伯夷以伐商

不可夫子驕其得仁伯夷適長可嗣也伯夷曰父命
立叔齊也必不可叔齊父命可立也叔齊曰有兄在
必不可晉文公召王于踐土夫子以為不可而書之
曰天王狩于河陽季氏溝卹公之墓夫子以為不可
而舍之冉求以顓臾為可伐夫子以為必不可伐子
路以正名為迂夫子以為必正名此皆非所謂無適
無莫者也齊人問燕可伐孟子謂燕可伐而齊不可
以伐之宋輕欲說秦楚以交兵之不利孟子曰先生
之號則不可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以為一戰勝
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凡此之類豈所謂燕適燕莫

無可無不可者乎夫有專主有不肯者擇善守正聖
賢君子之常道也無專主無不肯者循理無為聖賢
君子之精義也物各有則事各有止其可者理之可
天下公以為可不容有一毫之不可也其不可者理
之不可天下公以為不可不容有一毫之可也可者
理也於此而有所不可則已也不可者理也於此而
有所可亦已也理則公也正也中也和也天下之達
道也已則私也邪也偏也乖戾也一身之私欲也兼
道無莫無可無不可在聖人則為物各付物虛中無
我在在者則為克已也物各付物則於我乎何有克

去已私於我亦無有也物各付物者絕已也克去已
私則惟理之從矣皆所謂無也故曰義之與比義者
天理之公人心之正也其可者義之可非我以為可
其不可者義之不可非我以為不可事之是非不能
不徃來於吾心而其從違取舍則皆天理之已定天
下之同然此聖賢君子之心所以常虛靜無為如大
壑止水也此義至大盡之則與天地同流日月四時
同運也豈卿原釋老之牽所可同年語哉

洵惟義之與比堯舜禪傳湯武放伐舜不告
而娶等類皆是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

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好善惡惡萬人一心也君人上者欲得人心惟好人之所好惡人之所惡善者舉而用之不善者棄而絕之則人皆喜而無不服矣如或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惡者舉而用之善者棄而絕之則人皆怒欲其服而終不服矣哀公當時為國人不服故問於孔子孔子告之但欲其不逆人心之所好惡而已直者公正有道之人也人之所好也枉者邪曲無道之人也人之所惡也奉者推揚進用之錯者棄置不用之道

來也好直惡枉人心之公為上者但煩之則人庶不
服道之則必不服也柳下惠為士師而三黜孔子大
聖而棄之使周流天下顏回大賢棄之使居於陋巷
子路死於衛而少正卯在朝孔子高第七十二人庶
人得用宜乎國人之不服也哀公猶不知而問之孔
子孔子告之而又不能行魯國益衰三家益大是豈
庶其故哉萬人一心萬口一辭止之不得禁之不可
在上之人不可不知所懼也

公冶長篇二十七章合雍也篇首一十四章

通四十一章

此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胡氏以為疑子貢門人所記凡三卜有五入其心術德行事業本末表裏是非善惡內外賓主輕重緩急精粗微明大畧皆備大意以德為貴以行為本以口為惡以惰為棄以孝為急以治心改過為孝觀人以格物審己以全內辨志以立心明理以求道守己以立身致勇以進德去矜以入道利器以備用至於心術之要義理之原毫○著之辨精微之益居上為下之體為政取人之法處時接物之方安命樂天之事與夫用財之度嫁娶之宜鬼神之理世俗之素辱衰世之好惡靡不畢具類

子之孝亞於聖人其精要不過二三章與仁之為德
最大言之最難而皆在此四十一章中孝者守此亦
足以終身矣妻南容美于賤惜伯牛賢陋巷說漆雕
賁駢角取澹臺是以德為貴也賁字予是以行為本
也再言焉用佞嘆祝鮀利口者聖門之所深惡也不
惟祝鮀宰予亦有口非也務於口者必廢其中所以
昏棄怠惰當晝而寢也孝莫患於惰故宰予晝寢為
棄人為腐物冉求為自畫莫貴於勇故子路以惟恐
有聞為百世師又為曾子所畏美質易得而道非孝
不聞故聖人以己之好孝為聖人又以稱顏回孝之

為道非有他也在於治心養性與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故顏子好孝在於不遷怒不貳過而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聖人深贊其難得觀此二章然後知聖門之所謂孝而能自訟其過者聖人之所深望也凡過而不能改者知之不至悔之不深故也能內自訟則其知之至悔之深能改必矣顏子之不貳過亦惟其知之七至而已觀人善惡亦格物窮理之一端善者可以企及惡者可以反已四十一章皆觀人之法而思齊自省一章則其樞也一於觀人則將廢其內故漆雕開不自信為聖人所喜賜也何敢也

圖亦聖人所與士尚志也所志仁也悠悠之幸非所
以為孝也故使二子各言其志以觀其趨向植立之
如何志於求道非明理不可也明理在求其中審其
宜故子路以無取裁見譏門人小子以不知所裁動
聖人之歸與天地父母之身不可以不立也閔子不
仕季氏澹臺不至偃室守己之度立身之法為人之
準則也不然則卑汙苟賤不足以為人矣矜者士之
大患也孝尚遜志道貴若虛少有欲上人之心則人
欲日長天理日退矣千載以來惟伊川上蔡嘗及之
即聖人貴孟之反說漆雕開顏子顏無伐善無施勞

之意也能將此一心打併得尽不患其不進也仁者
當理而無私心之謂非全体不息者不足當之故冉
求公西赤闕穀於克陳文子皆不足予其仁子路之
勇仲弓之賢子貢之敏皆在日月至焉之列惟顏子
三月不違而猶有頃刻之不在此有無存亡之切內
外賓主之辨孝者最不可不知也申枻理欲也藏文
仲明闇也澹滅明正和也漆雕開虛實也孟之反操
舍也子夏之儒義利也季文子微生高左立明公私
曲直之辨也顏淵子路閔子騫申枻宰予冉有剛柔
強弱之形伯夷叔齊則中正無私大公至平之德也

觀淵季路言志可以見心之存亡夫子之自言又物
各付物止水明鏡之体也此皆心術之要毫釐之辨
精微之蘊往仁取人之所忽而明之所謂微顯闡幽
者也孝者於此能加審問謹思明辨篤行之功則可
以入道矣性與天道萬善之原究極四十章之義與
頌子之仁則此一章可以循仁而見四十章各一門
路此則其統會之全也仲弓子桑伯子居上之体而
居敬其要也南容箝武子為下之道處時之宜也晏
平仲接物之善也子游得為政之本也由治賦求為
宰祿東萊與賓客言由果賜達求藝使漆雕仕謂子

貢器取子產四仲弓之父之惡不可以蓋其子之美
孔文子之罪而不沒其下問好學之美以善取人用
財之法也士生天下不足為天下用亦棄人也子貢
之瑚璉雖非大器亦天下之用也陋巷之樂歸與之
嘆樂天安命之事子華之不與原思之必與用財之
度也公冶長南容嫁娶之宜戒文仲之不知鬼神之
理也公冶長世俗之榮辱祝鮀宋朝衰世之好惡也
趙四十一章三十有五人而聖人之所教孝者之所
率大畧皆具信乎子貢之徒所記亦不為淺近矣

率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年我問三年之喪日期已久矣則期已不堪非徒以
三年為迂也人心否泰通塞於此可見蓋本心不夫
則終身慕父母不止於三年私欲蔽塞則水漿一日
不入口有不能勝者矣夫子復言其不仁則謂其心
之蔽塞也秦漢以來喪禮已廢其禍始於漢文帝而
成於晉杜預文帝不知人情之易急為惡易而為善
唯創為苟簡滅裂之制以濟天下之私欲以闢無父
無君之門所謂首惡者也使孝景有良心能守夫子
之札猶可遏天下之趨孝景遂遵而行此風俗所以
遂下也下至晉武蓋三四百年君臣上下不見所謂

素冠棘人者矣晉武良心不滅於文帝王太后二喪
慨然慕古而群臣皆率我之徒無一人有忠孝之心
為綱常之計晉武亦不能自立有革弊救世之心僅
能疏食三年自終而已迨秦始皇始卜年楊后之喪傳上
陳逵始請太子終張逵之言已為狂道詢特而出預
復以偽辨沮之且使博撰集書傳舊文以實其說自
是以來人紀道察以至於今夫秦秀傳女不足道也
况預為春秋之孝而滅薄父子君臣之禮天下復何
哉文帝之喪僅有羊祜能以漢文為非然不能明
於人主之前而勸其力行但與傳玄私議而已止

讀之說僅有擊虞小異以為不必附古蓋皆率我之
見非有忠孝之誠心也司馬近世大儒於傳玄奉考
之議已知其非於泰始十年之議復以杜預為辨陳
逵為質畧敦實皆見道不明得之復失者也儒者三
綱所係而其言若此可嘆哉昔宋太祖觀武成王廟
摘白起而去之愚嘗以夫子廟從祀如杜預者當在
白起例論語註如何晏者當以人廢言况其言又無
可取者蓋率我止於疑問而杜預遂敦彞倫談經之
儒固不能徒乎君子而何晏妻同母之妹與曹爽鄧
颺共為鄧良宵之為以覆其宗與王弼共以和說致

求嘉之亂荒寧以為王弼何晏之罪浮於桀紂而后
世乃以王弼周易何晏論語教天下非所以坊民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仁之体用天地同大然求仁之方只就毫厘絲髮上
充拓開去蓋天下惟一理之所在近則君臣父子

夫婦昆弟朋友之間遠如天地之大萬物鬼神之幽

小如一身之起居寢食語默大而治國平天下皆○

一理之流行處譬如春氣及物一處到千處萬處無

不到一枝一葉生千枝萬葉無不生又如人身血脉

自五臟百骸至於爪甲毛髮靡不洞達一處隔閡道

婦和木則一身為之不寧此義理之全本即所謂仁
也人者天地之心心正則一身皆正心有病則百病
皆廢故為人必盡人道人道盡則天道成地道平萬
物咸若然欲盡人道只就本身上各求合理中節而
已工夫非學問思辨不可故子夏云博學而篤志切
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明道先生深會其旨愛其言
既連思信篤敬章並言以為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
盡渣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躰又曰此便是敬上
徹下之道夫喜怒哀樂得其正則天地位萬物育今
吾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洒掃應對起居

飲食語默之際事必求其理動必中其節合一理則
萬枝春中一節則百骸和有疑則質諸有道未會則
反求諸心使表裏洞達彼此交貫事上不愧不怍則
浩然之氣與天地同流仁在其中豈不信夫只是本
身無病痛與天地鬼神不相隔闕而堯舜孔顏了此
而已或曰士所居之位不同豈必天地位萬物育而
后為仁乎曰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也陋巷之士一
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致中致和明德新民之功
非必帝王卿相之位而后能也

設為序序李校以教之

初卷音義

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人化人之所以為天地之心者倫也明祭思之立天立地而無人焉則夫三光之運四時之行亦奚以為哉日月之所照雨露之所潤莫非草木禽獸則其義理亦已卑矣是故無人為大而人之所以為人者倫苟無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則與鳥獸賦氣具形者何以異日月之照亦徒照雨露之潤亦徒潤天亦徒覆地亦徒載有人與無人同則天地亦無所賴矣然則人之於兩間也固甚大而倫之於人也亦已重矣

是故古之聖人既制民之產隨以教倫為先務倫有五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君臣欲其有義父子欲其有親夫婦欲其有別長幼欲其有序朋友欲其有信五者天理之當然天性之固然以天命為本以堯舜為法而朋友者又所以切磋琢磨乎四者之義五典之中尤不可無者也舜命九官先百揆總衆職也次后稷急民食命稷之后隨以五典之教責之司徒刑工禮樂皆其也武王歸馬放牛之口成王四征不庭之餘初政急務如出一轍以兩間莫大於人上莫重於倫理亂安危係此

薄存亡具廢在其有無聞者忽之以為迂明者于時
保之惟恐有一息之廢墜也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
者謂夫氣質之稟有不齊知能之良有不尽非孝燕
以責非教無以孝此司徒之職典樂之官學校庠序
之制所由興也地自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孝
人自天子諸侯之子下至庶人之子莫不入孝地與
制有不同名曰時有遷革而其所以教倫一也明禮
義以立其根抵定分割以明其標的嚴法律以檢其
不齊息之以宮宇游之以詩書考之以鄉射磨之以
師友臨之以鄉大夫鄉先生觀之以鄉飲酒賓與二

南雅頌以動其机象勺武夏以和其性鍾鼓篔簹磬以
作其趨而安其習民之耳目聞見止於是心術趨向
一于是手足率指範于是肌膚筋骸束于是声音氣
習習于是當是時人無不孝也無非倫進有六德六
行之遠退有八刑之糾無所蔽而已竟者增其美質
而進其新知有所拘而未竟者釋其纏繞而出其真
性忠孝慈愛之天男女長幼之序交際往來之礼用
之如菽粟水火甘之如芻豢○膏梁安之如宮室衽
席粲然節文如五采之不可亂瞭然善惡如墨白之
不可淆義理之傷痛於肢体倫義之愛重於金珠始

也油然而生沛然而趨終也怡然而自得陶然而成俗道路田里皆弟讓之人衰世亂朝少犯上之夫是以人道得而天地位日月光華動植咸若此三代之世所以為治而國祚之所以長蓋以人道維天地以孝校庠序立國其深思遠慮非后世淆人於草木禽獸而托國於天者比也自井田廢而孝制亡人之耳目無所習心術無所止異端乘虛入中國使古之家塾黨庠悉化而為佛老之室詩書絃誦而亂之以楚唄蠻夷之語衣冠札樂而眩之以怪形異服之人孝弟忠信之民而誤之以空虛斷滅棄父母絕妻子之

教蓋秦漢而下千有餘年人不絕於天地間而其
音氣習遠禽獸常不遠其所以不絕之故與夫天地
之高下運行未至於墜陷熄滅者皆以秉彛之天時
出間發不待教訓而自不能忘者為之主與夫山林
江海蹈道行義立言垂訓潛扶三綱五典於寂寞之
鄉者猶有其人若夫赤子蒼生之禍山川日月之災
或彌四海亘百年而不得寧者則虞夏商周之所未
嘗有也無他人無礼義薄息愛之時多也有君而不
立師有刑政而無教化有人而無義理淆於草木禽
獸而托於天此秦漢以來有土有人有政者大率盡

嘗以為念也然則如之何念之曰人者天地之心有五典之倫非草木禽獸比也倫不可無教之不可無率不脩不率是偷也天地萬物係焉宗廟社稷閭閻苟有坐以待旦之勇則一日可以唐虞三代矣

君子有三樂全章

此章區畫布置如人架屋有四隅楹榭而結之于極如化工造人物備四肢耳目而主以心初二句發明內重外輕之極致末復申之如詩人重復歌詠之體中二樂所謂仰不愧於天俯不忤于人者則如屋極為總會之處人心之暢於四肢也蓋吾心在上下四

旁之中故君子之孝無一不求於己自身有一毫之
間斷不續隔塞不通則如天地水火之不交雖內有
父母兄弟而無春生玉潤之氣外多良友英材而無
以作其發生興起之機生意不流行血脈不交貫雖
樂而不能樂也惟在我暗室屋漏無愧于天處已接
物無忤於人私意淨尽天理渾融然后內而顯之父
母俱存眉壽無害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其樂自無窮
也外而慕道之友自遠方來從遊之徒皆天民秀莖
亦無以加也於斯時也恰上融上萬境皆樂本天下
豈富至貴何以易此無他自已無過則目前之境皆

懷而胃中之輕重亦明自有以生其樂而又無以害
其樂也雖○○一樂係于夫而有參差會合之不齊
三樂係於人而有公私貧否之或異顏在我無得罪
於天地人物無往而非順境也不然則自己猶有獲
罪於天有負於人則目前皆魔上靡騁之地而其胃
中方且昏上擾上於公私理欲之間雖欲樂有此樂
而不能樂而况于父母有有過之子凡有有過之弟
弟有上過之兄美材佳友且未足有以感召之者豈
得而樂之哉吾曰三樂中之二樂如心為四肢之主
如心病則四肢皆病矣此樂既得則心得四肢皆安

如元氣為生七之本無有間斷隔塞父母俱存兄弟
無故之樂春生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樂夏長也
皆元氣之流行也一樂三樂或有不齊則秋冬之肅
殺而元氣常充無恙也天地主元氣人心主仁不愧
不忤仁之充滿也一樂三樂仁之流行也一樂三樂
之不齊仁之收斂也其用功之不息其要只在謹德
故不愧于天一語又一章之至要處蓋不愧於天而
后不忤於人暗室有愧則見君子而厭然矣所謂不
忤於人者豈強顏飾貌之為哉亦不得罪於獨而已

形色天性也 金章下

天地與人通身純是道其初本無形性道器之分使人無氣質物欲之累一一皆如聖人之欲殫矩筭必中節則不必分有無精粗直謂之道可也惟人為氣質物欲所累固有智愚貧不肖有無完缺純雜之不一故天下之心目始一以形為粗而又以其徇欲之不止也而遂賤之豈知其未嘗不精不貴而本與天地同體哉三才既分九可見者皆道也天有南北兩極東面宿次赤道黃道之位其動也有日月晝夜寒暑四時之作風雷雲雨霜露霰雪之變地有八方九野河海山嶽之異百穀草木鳥獸之殊其動也有絲

生周謝去來之節皆所謂形也然而靜各止其所動
不喻其節雖毫髮不過不感也直謂之道豈不可乎
程子曰天專言之則道也文公曰天地之化往者過
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正謂此也其
靜者道之靜其動者道之動也惟人亦然軀有四感
百骸耳目鼻口首足上下之位倫有父子君臣夫婦
長幼朋友之列其動耳聽日明足重手恭父慈子孝
君仁臣敬夫義婦聽之理不慮而知不孝而能不
而喻其本然定分與天地之無為自然者未始不同
也其所以異者天地皆太極之充無止息時人有

賢知者之累雖滿腔子皆道心而為氣稟所拘始有
不行為知所誘始有不安自非聖人清明純粹無動
非道則於四端五典各有厚薄多寡之不同其最通
而無蔽者直與天地同其動靜其甚蔽而不通者乃
與禽獸同其生死此有生之類所以有聖愚貧不肖
之不齊而天下之是非善惡理亂興亡所由生也然
而天理素定物不能移未流萬殊本原一致理欲善
惡有天壤胡越之懸絕而七尺六尺之軀出於天地
父母者千歲一日萬人一骸也形與性不相離道與
器常混合形者性之動靜而性者形之充滿也所以

謂人皆可以為堯舜而不敢以薄待之也此孟子形色天性之論所由立也蓋自心之動於氣者多役於形也久矣以聲色臭味安佚之氣欲而害其仁義禮智五典之道心於是天下之不察者率皆踐形而貴道然論其本則形即性道即器也形色天性云者合人於天地而反此身於陰陽五行之初者也形色物也天性則也乾健坤順水濕火燥合而為一者也人之與仁亦合而為一者也豈可以汙且賤視之哉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者聖人思不逸動而無不中蓋天地之動不知其動為形孰為性也踐之云者

以形行莫非道也盡形理而莫非實也所謂目視耳
聽手持足行也所謂燕雀所生也貧者則必思而后
得迻而后中不能直以形行以致人心道心之辨而
澆道心之守不能皆得其實而無一毫之不盡也其
又下於貧者則其天性固具其動也亦不能無不中
節之時而其措於氣奪於欲廢其形而不知檢之時
多也惟然后可者言惟聖人能之他人則有未至也
非禁止他人使勿為也此自堯舜禹湯文王周公孔
子以來天理晦微人欲橫流之后深思潛發扶植三
程之論與性善養氣同意是乃奮乎百世之后之言

也凡人之所踐者義理也古今之論豈嘗有以形為
踐者孟子卓然出此二字所以明形之未嘗不美且
貴但自治自新克去己私便與天地一般也言惟聖
人可以者又以示安利勉行之次第而明精粗深淺
之工夫蓋為學者立的之辭也若謂聖人獨能他人
不可是絕天下為堯舜之途夫豈孟子垂訓之意哉

平堂先生遺集卷之三

宋寧德 陳普 尚謙

講義

易

六歲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
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
庶物萬國咸寧

天之於物萬化一元聖人之於天下萬事一心天以
道為元故動而萬物各得其所聖人以天之元為心

故行而萬事皆得其理萬人皆得其性此乾彖傳之
大意也乾元者天德之全體四德之主萬化之府也
大哉歎其無所不包資始資之以始也資如本根憑
藉其出無窮萬物資始者萬殊一本淵泉時出曲成
而不遺也統天者萬化皆統於一元也雲行雨施品
物流形亨也雲行雨施動之初也品物流形靜無而
動有素具之定理散而為各異之定體也品者各從
其類各有制度法則不相亂也大明終始以下三句
言聖人之元亨大明終始者盡得乾元之全體也大
明其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成於時而無或先或後

各得其中而無或過或不及蓋全體之中衆體皆具
但不得其體之全則不見其用之備惟盡得其全體
之始終而後見其六位之各一理聖人之元也所謂
大明亦以知而言非知之至不能行之盡也時乘六
龍以御天知而後能行也乘猶及也不先不後無過
不及也六龍即六位時乘六龍者當其時則盡其義
明彼即曉此得其一則其他舉而措之不待區處安
排也御如臣御君幼御長安其行而致其至無或傾
倚危敗阻隕不行也蓋天無在無不在時之當然即
天理之當然也及其時而不先不後無過不及則天

理流行無有壅闕如乘車之人得安其行而至其所
往皆御者之功也此聖人之亨亨者流通而無壅闕
之謂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不過一元之用流行而
無壅闕爾乾道即元變即雲行雨施化即品物流形
轉元為道又以見元是道之全体不但完合無缺而
實大中至正之全體也惟元為道體故流形之類各
得正其性命群分類聚異形殊制而各得道義之當
然理性之素定大和即元也保如保赤子而無傷合
如合一家而不隔蓋惟各正其性命故無相害而全
保無所傷無他物之雜而全体無所備苟有過與不

反或容一外物於其間則必交相傷害有雜而不純
有間而不通如過愛之害仁過剛之害義異端之害
正道小人之妨君子敗類圯族而体用皆滯矣保合
二字最宜詳看會得此二字則私欲異端一毫不可
容容以一毫則皆大和之禍賊西銘所謂害仁曰賊
是也譬如唐虞之朝容一絲四君子湯中看一片鳥
頭無病之身而傷於過中之喜怒失節之飲食或受
邪氣之攻遭癰疽之結則四體皆為之不寧矣異端
邪說在天下政為此學不講居變理之位者不知其
為害而以為可容也利者義之和也貞正也萬物各

正其性命於元之全体無傷無闕乃天

之真也首

出庶物萬國咸寧古聖人之利貞首出焉物非但以

位言亦惟純乎天德而常伸於萬物之上也雜以人

欲則屈於萬物之下矣聖人之心純乎天德則其用

之見於天下即乾道之變化自然萬事各得其理萬

人各得其性而萬國咸寧咸寧者即保合大和之謂

有一事之非理一民之不得其性則有傷有闕而不

可以言咸寧矣此聖人之利貞不過体皆天德用皆

天理能使天地間各得其所而已此十翼篇首至精

之義而其精意在保合二字明此則私欲異端毫髮

不容而可以居道揆之位明於經邦燮理之事矣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此爻之義是為九進而居上有位者立萬世之教自一命以上至為大夫為諸侯為天子皆當知此義不無必將以位為樂以富貴崇高為己有驕矜淫溢患得患失曠官廢職累惡積愆皆由此而生矣夫位者天之所設所以宅百工而理萬務非徒以富貴天下人也聖賢君子進而居之惟失職曠官是惧豈嘗以為己物負恃執持而不肯釋去者哉是故古之聖賢其未達也安貧守約蕭然陋巷之顏若將終身及其

達而在上則兢兢業業念其所職者何事而必求所以盡之若夫天子宰相之尊萬乘千乘之富其於吾身漠然無與恭己南面之舜即前日躬耕歷山之舜初無一毫增加相湯伐夏之伊尹即往時負耒莘野之伊尹亦無一毫變異也蓋不如是則以崇高富貴為己物以崇高富貴為己物則驕心生而淫繼之患失患得之心生而衆惡皆集萬事悉廢矣其為過咎患害豈小小哉故聖人釋乾九四之義曰或躍在淵進无咎也躍進也九四初去下休入上体在龍則躍於淵在人則始進而居上之象也或非必也躍不

雖聽之時而不在我也在者不離之謂淵者龍之素也雖聽之時而在我者惟知守其在下之素而不縱焉中庸所謂國有道不廢塞孟子所謂大行不加即此義也如此則得免於咎何者富貴崇高咎之府也處富貴崇高而常安其貧賤卑下之素其所以處之者一惟其職之憂其事之敬而於一家一身悉無與焉則驕不生淫不萌得失之念不起當為必為不得為必去而咎可以免矣此聖人教萬世之辭深慮百工庶績之曠廢富貴崇高之操奪自堯舜禹至周公孔顏孟子常守之後世君臣絕無曉會講明所以萬

事皆廢而有位有職之人無一不負天下之責也

坤

近世老儒有言乾者天理也坤者順此天理者也坤者順之綱領其下六十二卦順之節目也此語非有得於天地之道聖人之學不能道夫乾者健也健之云者豈止於一日一周萬古不息者哉天專言之則道也道也者萬古不息無頃刻之間斷夫是之謂健也坤者順也順之云者豈止於順承天施無成代終者哉乾者不息之天理也坤者順乎天理與之不息者也夫是之謂順也六合之中萬古之內惟一理之

運行天者理之全體而坤者順理之首也六爻皆柔
非無剛之謂蓋一於順而無所違逆之象也故曰夫
乾確然示人易矣坤隤然示人簡矣確然者理之體
真至精堅所謂誠者天之道也示人易者无為自然
可知可行而不勞智力者也隤然者傾心一意有順
無違如赤子之慕母貞婦之從夫流水之就下示人
簡者萬物皆順但守一順自無不成亦非有智力之
勞作為之費也確然者實理之定形隤然者順理之
至意也確然者萬古不易隤然者萬事不違也山川
海嶽之流時草木禽魚之動植水火金木之剛柔父

予君臣之上下禮樂器用之多寡小大其形體性情
位分度數声色臭味皆生於地而其各一當然之理
則天之為也理出於天而地則一一順之者也其中
正宜利不備不倚不勞不費皆出於天而地之所為
不過無一毫之拂而已夫是之謂坤也地法天人法
地故乾之卦辭止於元亨利貞而坤之卦辭則有君
子有攸往以下示人當法地也人之法地者無他亦
惟事事順理而無所拂爾先迷後得西南得朋皆順
理之謂也順理則為辯之無為而治不順理則為難
之方命圯族故曰乾示人易坤示人簡示之云者四

特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夫乾坤易簡豈徒為天地之
已德哉皆所以教人爾示而不知教而不受則西銘
所謂道曰博德也可不懼哉

洵惟讀此真如父師臨之在上人可
不順理而行而為天地之博德子哉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
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乾坤易之門二者相對待深求其故則坤於乾猶月
之於日也月之光受日以為光月之行不當日之道
故乾資始坤資生乾以居坤以藏乾知太始坤作成
物乾主道坤主事乾為聖人事坤為學者事橫渠張

子云地對天不過謂此也坤卦辭元可見乾卦辭四
字而止至坤則益以牝馬二字其下復承以六句謙
視之便見乾太坤小乾尊坤卑乾逸坤勞乾者道之
全體坤者順承乎乾而致之萬物者也嘗聞浙東俞
公默翁云乾者天理也坤者順此天理者也坤者順
之綱領其下六十二卦順之節目此說甚好非大觀
實見不能道君子有攸往以下先輩却都未消詳蓋
坤學乾者也君子之學學坤者也學坤則得乾故聖
人既立卦辭然後別起新頭截然六句為學易者之
律令則例坤順也必有所順所順乾也繼天之命終

勢不已乾也率性之謂道坤其首也元大亨通利宜
真正固也乾之大通其宜在於正固坤之大通其宜
則以牝馬為正固別於乾之辭也馬性順而健行坤
順承天而與之無疆故為馬至柔大順不雜乎一毫
之剛戾故為牝馬是乃坤之貞也乾以至剛為貞坤
以至柔為貞蓋雖柔體而其所以順乎乾者誠一悠
久無一毫之拂戾無一息之改移乃至剛之德也牝
馬之貞坤而乾德也如栢舟從一雖曰陰體實陽德
也謂坤學乾於此可見君子有攸往以下學易者之
事學坤則得乾故於坤發之而六十二卦之義皆在

其中徃行也凡有所思慮作為用心用力舉足下手皆徃也先者道理時勢未然而先於我也凡設心造意不問義理時勢而以私欲已見行之皆所謂先者也便是一箇已字意必因我皆從此出而不當行而行不當止而止不當久而久不當速而速是也後者道理時勢既然而從於彼也凡正義明道隨時安命不以已見私欲參乎其間皆所謂後者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因物賦形以理裁事是也迷失也迷猶迷塗得猶得路先則迷乎牝馬之貞後則得乎牝馬之貞先迷而後順也順理之為坤人之舉動順理則得

路不順理而以私欲行之未有不迷塗錯路卒於無成者也周子曰和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動此之謂也利宜天理人心之所安而無不可之謂也利字自孟子以來為不善之名孟子以前即義字宜字體貼所謂利用厚生利者義之和子思所謂利之者也何先何後何失何得惟主於宜而已能審其宜而從之即所謂後得也徒知先迷後得而不察夫天理人情之宜則亦何所準的哉無適無莫義之與比主利之義也西南坤地平易東北艮山險阻明與也得朋者倡之而應導之而從加之而受喪朋友是蓋義

理者人心之同然順理者衆之所歸不順理者孤立
於天下順理之極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不順理之極
至為獨夫而無所容其身故後得之道惟主於宜局
謂之宜易簡而已易簡則有與險阻則無與有與是
為得無與是為迷自君子有攸往至此一步深一步
蓋利者後得之準的而易簡者又利之準的至易簡
而止矣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
成位乎其中矣君子之道惟欲向不勞心不勞力美
苟至於役精疲神則雖或有成而終不可與入堯舜
之道雖手足胼胝之勞如禹稷禪讓放伐之大如堯

澤湯武姜里陳蔡之厄如文王孔子之所處皆孟子
所謂行其所無事者無事則順理矣順理則坤坤則
竟矣安者安定悠久無所轉移之謂安於牝馬之貞
而後為坤德不安亦非所謂牝馬之貞卦辭甚備學
易者明此則得其要領矣

屯

得其道而復一於道則其功用與天同矣道者正理
得其道則正一於道則純乎正夫苟純乎正何事之
不濟何物之不成而何往之不至哉是道也天道也
人而得之則與天同矣屯之彖曰大亨貞雷雨之動

滿盈貞正也易九言貞皆正也而乾之貞聖人加之
以固乾者六十四卦之首言貞而加以固則所謂貞
者不止於正必兼固而言之然後足以盡其義也無
妄卦辭言元亨利貞而繼之曰匪正有眚殊正於貞
者正止於正貞之為正兼固而言也故凡卦爻言利
貞者皆利於正固不但利於正也是故屯之元亨利
貞傳辭之大亨貞皆言卦有大通之道而其宜則在
於正固正者道之體理之公而固則一於道者也一
於道則純而不雜久而不息以此應物以此御世以
其處屯則所謂無不通而莫之禦不止於亨而且為

大事也大亨者無不通而莫之禦也天下之事成與不成理之得失而已失固無成而得之不純亦不能有成也雖或大成而不可以大成是故貴乎固也固則無間雜而悠久悠久則純純則不惟成已成物至於成天成地亦無不在其中是蓋天理之固然非惟人道君道之當然也夫天之為天也純乎理而巳雷雨者生物之大用而其所以生者絪乎理也雷木氣也亦石氣也木其春而石其震也收於秋復於冬至發於仲春而行於夏皆理也皆理故能生物而先王以之作樂崇德而薦之上帝也雨水氣也坎體也坎

之位在于丑而二十四氣之雨水則始於寅者胚於子丑而動於寅其動即其本之流行故坎之為雨無不在也月令仲春始雨水者呂不常之誤至漢初猶襲之其後改之故律歷志以驚蟄為仲春雨水為正月中至今而不改蓋動於寅者其理動於卯者非理也動於寅者其理至卯則鼓之以雷亦理也雨仁也雷勇也以雷行雨以勇行仁也是皆理之所在也理則正也其有常則固也其得時中節正也常得其時常中其節而不愆不忘則所謂固者也若夫冬雷淫雨過時不雨若月令十二月之末之所記與小畜之

塞雲不雨大抵人事之所為天之正固萬古而一日也其生物成物至於無不生無不成而為大亨者無非正固之功是故屯之動滿盈者正固之所為滿盈將以大亨其所以然則正固其本也屯者盈也滿盈者其氣之動充滿天地之中但坎猶在上而未沛故不為解而為屯然既滿盈則終於作解故為元亨而傳云大亨蓋卦以二陽為主震陽得其正坎陰得其正而復得其中正而加之以中則堅固不可奪無雜無息而其動自滿盈其理其勢終於大通而不終於屯也故曰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貞正固也二陽

之德正而固則一動而充滿此天道也人事君道亦無不然聖人之辭一天人而言也易之為書也乾坤其門而乾又其首乾之用成於元亨而結之以貞蓋正固者天下之大本非正固不足以為元不能為亨為利也文王周公孔子之辭六十四卦言貞為最多大抵主於正固而已不正無以立本不固無以成功正而能固則與天地同體而無所不成君道以此為要而凡學者皆當以此為學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無攸利

天地之間惟人為大靈於萬物列於三才不過一身

而已道充德備達則位天地育萬物行日月晏河濟
起三綱五常於一時垂萬法百行於後世以之治國
家平天下者此身也窮則守先王之大道立天下之
正位不枉已而徇人不隨世而取好居仁由義誠意
正心三省之常四勿之目謹而勿失與道同歸亦此
身也雖出處乖合之時不同而所行之事所操之節
惟以淑其身而為聖賢君子之流則一也身之所關
如此之大所及如此之廣隋珠豈可以彈鵠千鈞之
弩豈可以鼯鼠而發機哉故古之聖賢教人以敬身
為大誠以人莫大於身身莫大於敬身為萬物之大

而惟能敬其身則能先立乎大而其小者不能奪也
敬之有要心之官則思思之而後能敬之耳目者徒
為交物之具惟心則能思思也者吉凶得失之機也
思之則能有其身矣思之如何物有善惡事有是非
耳目不能辨而心則能見也但能忍其耳目之性動
其義理之心耳目之應酬交接而心思常主乎其中
則外物不能奪目之所見心常隨之耳之所聞心亦
隨之目之視欲也而心之視則在理耳之聞和也而
心之聞則在正耳目欲隨物而去而心有主則常明
且是非善惡撓而回之以趨於蕩蕩平平之正路當

是特也豈不卓然君子千金之軀天地之性豈不覺
全光潔而無絜爾所生哉夫人之一身得於天地出
於父母貴重尊榮誰不知愛卑賤屈辱誰不知惡寒
而衣之饑而飽之保護扶持惟恐失之原其初心無
不同也而每每失之有不止於徙宅而忘其妻者耳
目之欲張而心官曠其職也擾擾汨汨惟利是趨昏
昏茫茫視身如罔夫徙宅而忘其妻可謂忘之至矣
乃至於見利而忘其身何哉心不在焉故也心之不
在其忘乃至於是豈可不痛念而亟反之哉思之則
以心御物不思則以物交物以心御物則操而存以

物交物則引而去失苟引而去也身不期棄而自棄
不期賤而自賤虎狼水火在前亦有所不知所避矣
何止於棄且賤哉蒙之六三深懲此弊故曰勿用取
女見金夫不有躬無攸利夫躬者已之有也至於不
有之者心思之不加而所見惟在於金夫也上九正
應也棄之而比九二之陽剛是惟見金夫之富貴若
豫六三之盱豫也見之云者耳目所在而心不在焉
者也心者性理之郭也舍其心而惟耳目之欲故惟
見金夫而不見其身之可貴巧言令色踴有譎笑曲
不量類之態不期而自生至貴至富至尊至榮天地

父母之身不期而自棄其志在於乞憐媚竊而不知
九二之剛直正已標而出之大門之外矣無攸利徒
棄其身而卒於無得也心官之曠其為害豈小小哉
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

食有福

无平不陂无治而不亂也無往不復無小人之去而
不來也此道之必然有非人之所能止者然人自有
人之道故其處此雖艱難正固而得無咎孚者天道
之必然也勿恤其孚者勿憂其必然而惟盡吾艱貞
之道則雖不能大治而已之所食亦當有福也此義

後世如諸葛孔明似得之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理之常也氣數之必然理勢之必至雖天地有所不
能已者然而天有天道人有人道天地有寒暑晦明
而人無時不以生物為心故常守道盡心而聽其成
敗於氣數以諸葛孔明之智豈不知漢不可興而况
於先主殞殂閔張不幸天時事勢蓋亦可知然先主
之知遇不可以不報吾身稟受不可以不盡故盡其
勤勞忠正夙夜不宰此得於所謂艱貞无咎者也漢
室不興必然之理義所當盡竭力不辭至謂鞠躬盡
力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臣所知則勿恤其孚也卒

之區區之蜀亦以孔明之忠踴足天下四五十年亦豈非所謂干食有福者耶道無今古人心常在苟有聰明睿知之資雖未讀書自能暗合而天道未嘗不與之此最可見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
卑以自牧也

天地間事事物物皆自小而大自下而上自內而外
先退而後進主靜以待動故天不地不能運春不冬
不能生晝不夜不能明故曰坤為柄又曰謙德之柄
也柄猶本也天以地為本人以謙為本也謙似易而

實難故曰謙謙君子用濊大川吉而傳曰謙謙君子
卑以自牧也山在地中高而能下謙也初六以柔居
艮之最下在一卦之底謙而又謙者也君子之學非
謙而又謙不足以為謙蓋人之患莫大於一箇矜字
一毫不可有一息不可容雖賢者不能免雖力除痛
抑猶或不能盡去故必謙而又謙而后能一於為已
詳於省察克治之功苟或不然則游心高遠放志安
逸迷於省察克治而德日退矣夫唐虞三代之功未
有大於禹者十三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平水土
劃九州修六府治三事拯一時之昏墊開萬世之業

彘而舜稱之曰不自滿假不矜不伐孔子稱之曰卑
宮室惡衣服非飲食夫功如禹其自處若是則下於
禹者當如何舜大聖人而益戒其逸桀文王大聖人
而曰望道而未之見孔子如日月如天而自以德不
稱幸不講聞義不能徙為憂德盛則常見不足此固
聖人之常然有一毫自謂己聖則不足以為聖人矣
然則聖人之謙乃當然之事于特保之之意非過分
之畏謹而姑為此以教人也聖人猶然况亨者乎此
謙之教所以詳於易謙者謙而又謙百倍鞭辟
盡理窮源之亨也顏子三月不違仁而其言志則曰

顏無伐善無施勞夫伐善施勞顏子無之矣而猶
願其無焉則自見其有未盡處也故曾子稱之曰以
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
而曾子之自用其功亦以顏子為法日省其身專用
心於內惟恐有少過焉所以一傳再傳而其孝無弊
皆所謂謙而又謙者也顏魯之下惟漆雕開子夏二
人庶乎此漆雕開抱可仕之才夫子以許之矣而自
謂吾斯之未能信子夏之才似欠展拓而用功於切
問近思之孝考其用心皆欲反觀內省盡理窮源求
至於至善之地若夫子張之堂上務外則同門朋友

各不許其仁蓋務之一字莫大之病非用力如顏曾
二于不能去其根也易三百八十四爻以柔居初多
不善惟謙初六最吉蓋以柔居一卦之底所謂盡理
窮源而極其謙則常見自己之不足而無自止之心
念念為己學問思辯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後
行省察克治存養之功深至精密則其身立於寡過
之地無行而不得無施而不可雖履危犯難而无所
故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牧如牧者牧牛羊人君
牧民所牧者肥瘠盛衰得所失所監守察視莫非其
總自牧者以己牧己即曾子曰省工夫大學所引顏

譏天之明命晦翁所謂常自在之者也人之一身喪
善常易去惡常難物欲之攻日以千萬非日省而常
自在之則其本然之靈明純粹日奪於外物而不自
知然非力去矜心一於務內者不能見其有無存亡
之處故自牧工夫非謙而又謙不能也大抵學問其
窮義理無盡自卑則於外常不願自高則於內常如
罔自卑則惡日消而善日長自高則德日退而業日
荒矜之一字一毫不可有一息不可容也書言王季
克自抑畏衛武公年九十而作抑詩者鞭辟近裏自
卑自小之謂詩之抑即易之謙抑之抑即易之謙

謙也古之聖賢常如處女而秦漢以來之上有微
小技則挾之以自滿此其心術霄壤而其所就亦不
侔矣吾黨以聖人為期以漆雕開子夏為入道之門
積德之基庶無愧於為己之學

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謙謙者謙而又謙亦若詩之抑抑言抑之又抑也人
欲難除虛氣易長故必謙而又謙而後為謙抑之又
抑而後為抑與程子所謂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
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意同謙抑之道雖痛加
退約猶恐其矜心未忘驕氣或生也牧察視也如牧

牛羊心目常在之視其肥瘠察其饑飽究其安危利
病考其存亡消長而不使之有一失也自牧者自察
視其身亦若牧牛羊然若渴之顧誤天命曾子之日
三省子夏之日知所亡漆雕開之內不自信皆其事
也然此事惟謙謙君子而后能之才有此矜心驕氣
便放廢昏忘蓋惟謙謙則常不暇於外而急於內常
見自己不足有當脩所以能不住照管檢點少過
苟有矜心驕氣則心多在外而不在內身中有失亡
欠缺往往迷而不知若罔人然辟如牧者心志飛揚
日博塞以嬉所牧之牛羊安危存亡不暇究知雖盡

事之亦有不及知也

隨

易六十四卦有小有大然自乾坤泰否咸恆諸卦之外莫大於隨故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豈惟隨之義大坤即隨也易首乾而隨以坤隨之義未見於隨而先見於坤蓋天下莫大於理理莫大於時萬物萬事各有其理理各有其時故君子之學主於明理明理主於隨時隨者隨時而已時之所宜天地鬼神亦隨之而放於人如宜寒而寒宜暑而暑宜晝而晝宜夜而夜宜角而角宜翼而翼宜蕪而蕪宜花而花宜生而

生宜殺而殺大抵時常在先而化工常在後物常前
定而造物常無為所以化成萬物各正性命無或失
其理者聖人亦然伏羲畫八卦造書契神農教耒耜
起醫藥黃帝分疆畫井造甲子教五兵堯舜之禪讓
湯武之放伐三代之文質三統與夫文王之服事殷
孔子之用行舍藏作春秋係周易顏子簞瓢不出孟
子轍環諸侯皆所謂不先時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
者也故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帝即天理也在帝左
右者隨時而不違理也皇帝王之道皆然故其損益
不同而同歸于治不失乎時中故也禹之治水隨乎

也因地形視水勢行其所無事而水自入於海
蓋高貢之首發其大義曰隨山刊木莫高山大川蓋水
之在地即血脈之在身其經絡道路皆已前定而其
性常與山相得故出以山而行亦以山雖入廣野大
荒而常與山相顧不捨故禹隨山以相水其經絡道
路已定於胷中故其用工如庖丁解牛鯨則不然不
視地勢之宜水性之趨而以己意紛亂其間堯曰鯨
方命圮族箕子曰鯨湮洪水汨陳其五行方者阻閣
不行湮塞汨亂也皆不隨也不隨則為鯨隨則為禹
善惡理亂豈有他故哉孔孟上接五三下開萬世其

大義不過時中其指幸者之病莫病於已而其示幸者入德之方莫要於恕蓋一事一物之理皆素具惟無已者常隨時就宜而無所鑿有已者不隨其定理而以已私亂之當然而不為不當然而妄為及其終也不勝其害也恕者舍已去私度物理事勢之宜而隨之強而行之可以至於仁焉此學者處已接物成已成物之要道也故曰遠道不遠求仁莫近焉隨之為卦釋者以女從男澤隨雷為義非其要也隨之義夫子傳辭首句所謂剛來而下柔是也隨者否之變也康節蓋嘗言之否卦剛前而柔後剛而為天下先

凶之道也是其所以否也罷無首吉謂不為天下先則吉也隨者否之前一陽反而隨乎陰之後此不為物先舍已而隨之之象也故為隨七道甚大故卦備元亨利貞四德而夫子贊其義曰大矣哉蓋舍已隨物則萬事萬物各得其所而成中和位育之功故曰乾坤否泰之外莫大於隨也其義已備於坤何者乾知萬物之太始而坤隨之而動故曰坤順也順者順天而動不先而後之也卦辭曰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君子法坤者也先者物理未然而作於我也後者物理既然而隨於彼也先則迷失而後乃得之迷猶

迷塗得謂得路指人物之所常行而言人之所常行在於順理任時而不可以已私參之也故曰坤即隨也學者觀隨之四德與乾坤同則知隨之卦為大君子之學莫要於順時視理孔門之教莫大於時中而其方莫先於恕矣或曰先天而弗違豈所謂後得乎曰聖人之所為有先乎天者亦視理而動爾視理而動則雖先天是亦後天而已

蠱隨

蠱是人心內壞人心內壞則天下事繁多故為事治蠱之人幹蠱之子是內不壞者上下皆壞而獨不壞

蓋天之所儲以為治壞之用如田豕有虎家鼠有猫
風濤有舟疾病有藥晦冥必留日月陰雨必儲清風
此皆天地之不能已也蠱有元亨之道蓋以此也內
不壞則實故能幹如松栢為棟梁堂室未構而本先
立內壞則是朽木為柱目前可支撐而終於傾覆耳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亦是內不壞者當蠱之世而猶
有此人亦所謂天地之心亂世而無高人天理滅矣
高人者亦所以動天地之心而起其遷善之機也皆
天之所置也幹蠱是有責有位者高尚是無責無位
者各盡其道行其志也隨是陽來居內人心內實而

本根端正故天下事可以順理成功所以有元亨利貞四德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天地人物千古萬古常如一日者一生生之道潛行乎其中而為之主也無象之前陽含於陰有物之後陰分於陽生者陽之性也陰陽二氣也而陽常為主故地與人物皆統於天而四時之行本一氣之動靜觀冬至一陽動於眇絛絲忽之中而一歲二十四氣之行皆自是而起雖夏至一陰之始與冬至之復樹對然不過是陽之極盛不可太過以漸退減收斂結

東而遂成陰體爾陽非陰不成物非寒不固晝不可
以不夜暑不可以不寒至於肅殺之極則生理似幾
乎熄矣故於夜半陰盛而且之氣潛萌乎其中冬至
寒盛而春之端叱動乎其際純坤以養之沍寒以固
之出入无疾虞其傷也朋來无咎開其路也當此之
時造化之意如救焚拯溺如保赤子如牛羊飛鳥嫗
字后稷所謂滿腔惻隱者也夫子所謂天地之心緣
此立言蓋深有見於天地不息之情與夫保護微陽
之意蓋六十四卦之幹而萬化之本也四時萬古生
生之道無一日息而當此時生之意為獨盛生之理

最可觀昭昭之多，絳七之細，而其中皆濂溪窓草之意，宛然而可愛，藹然而可掬。天地之情若人然也。心生道也，人之主也。天地無心而當此之時，一片惻隱不可撞觸，是天地其形而人其心也。此不惟可以見天地之心，又可以見人之心。人之所以為人於天地之中者，惟一不忍人之心。聖人之所以為人，之主者亦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而已。所謂不忍人之心者，冬至一陽是也。故禮記以人為天地之心。而東節先生之詩曰：「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天根者一陽之復，先天圖起處也。乾居午半而

生於子半之復康節謂復為天根人者滿腔皆惻隱
者也得於天根之意則知人之道矣康節雖有弄丸
之過而此一句則深有見於聖人之道天地之心與
人之所以為人者非漢以來諸儒之所及也嗚呼觀
此則世之冥迷無覺見人之痒痾疾痛而漠然無所
動乎其中者亦獨何心也哉形存而心亡吾不知其
故也雖然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未嘗不循其理生之
心雖切而未始不及其時故陽之反復必以其道而
來復之期必以七日然後繼之以利有攸往不然徒
有生物之心而不循其道之當然不視其時之可否

則反傷於躁雖得仁之側隱而失於義之宜禮之遜
與智之是非矣四端失其三而得其一亦非所以為
心者也識天地之心而兼明於天地之理斯可以言
易矣

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物與無妄者雷行無妄之行物應無妄之應相與為
無妄也雷行者誠之動物應者亦誠之動雷之鼓奮
動厲物之發生條暢皆誠之通是相與同為無妄也
時即雷行之時雷行以時所以為無妄不時則妄矣
對猶相應相準先王見夫之動無不時故其動亦以

時常與相應相準無有差忒所以事七物七各得五
所此便是先王與物無妄其用功在茂字上茂盛也
大作規模廣布根脚立志盛氣力行勇往不係廢於
私欲不撻奪於外物亦如雷行時至則發無或留滯
所以動合天時事皆天理无有間隔牽制而治功克
成大抵人之行事最患規模不先定根脚不廣濶志
不立氣不勇一為私欲所制則便局促淺小遲留底
滯不能伸於萬物之上而常屈於萬物之下天理未
嘗不昭也 在事物上而志帥不立有退無進雖或見
其錯繆紛亂曠失廢墜終於懦弱苟安棄置不為惟

聖人之行常如天之雷動天之動皆無妄也而雷之動尤可法雷者天之勇氣也春為天之仁氣雷為天之勇氣以雷行春以勇行仁也勇則無間隔無牽制所以流通周徧無物不生聖人之動亦是以勇行仁益其志帥無所搖奪則錕鏑根脚自廣大深遠氣力日強盛私欲外物毫髮不留天理之行沛然無礙而事上物上無不得其理也

姤

陰陽循環動極而靜上極復動今又動極而靜生矣卦已成乾而復姤矣姤遇也以一陰而遇五陽以五

陽而遇一陰一陰輒來遇五陽可以見其悍然以
有不可禁制之意故曰女壯勿用取女以五陽而遇
一陰則是君子方盛之時卒然逢一小人來入於內
衆皆以為憂故晦翁詳其義曰以其本非所望而卒
然值之如不期而遇者故為遇蓋憂之之辭聖人崇
陽抑陰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於此可見註疏以來
多以大象釋卦名觀此二卦又可以知其本義之不
然何者復之為復其初不以雷在地中卦已成名已
立而后見其然姤之為姤其初亦不以天下有風亦
卦已成名已立而后見其然雷在地中於復義尤為

切天下有風於姤義則微矣若以天下有風無物不
遇為姤則風行地上豈有不遇者乎彼為觀躰既立
衆義畢備而古人先取其明且重者立名名既立而
反求之卦中皆其義此天地自然之巧也是故復本
以一陽復生為義再求之則為雷在地中姤本以五
陽遇一陰為義再求之則為天下有風雷在地中亦
復之義天下有風亦姤之意而非命名之本義也先
儒多泥天下有風之文謂成卦由於大象求卦義多
寬緩不深切而天與水違行為訟地中有水為師地
上有水為比風行天上為小畜之類皆寬緩不深切

以爲有訟師小畜之意則可以成卦立名本由於此則不可也夫子大象是就卦中別取出又爲君子行事六十四則蓋備六十四卦之義以示人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之意也若謂成卦立名本由於此則六十四字而五音十二律之名不同而寬緩以求之則天下有風與風行地上何以無澤上有風與風行水上無以別矣如山附於地豈有剝落之義山非地何所附地不厚不能載華岳蓋學下安上之象伊川拘於二體遂以山附於地爲山之類地附着於地爲剝落之義不知卦體所該甚廣卦名有吉凶而吉卦或

有凶象凶卦或有吉象如姤本憂卦而曰天地相遇
 品物成章否本凶卦而在先天則為天地定位孝易
 者要圓活執一不可也然亦順其理勢之自然皆卦
 中之固有而後可或展轉窒鑿得少形似而遂以卦
 義之義專在於是則險阻奇僻之論非虛心平氣之
 幸也夫子之黜八索意正如此孝易而不本於易簡
 則先失其旨矣何以言易哉

井改邑不改井无吝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
 未繙井羸其瓶凶

井者人之本德之地也卦白泰來改坤土為坎水為

邑遷井不隨之象所謂不
朽乎世者也世變之陵谷
不常習俗之好惡亦異而
君子之所守不可後武王
改商為周伯夷死守君臣
之義其最大者也戰國狼
吞之日孟子確守王道劉
瓊虎戰之餘兩生不枉礼
樂荼蕙化而為茅而屈原
之初服雖九死而不悔改
邑不改井也改邑不改井
則其本者常存道統在焉
天地賴以立人類賴以生
其所闕非小也無喪者汲
而不竭溥博淵泉而時出
之蓋其本深故其用無窮
澤及萬物而在我者無一
毫之損如太極散為萬殊
而本體渾然不息其動未
肯不靜也得得也井道有

出而無入物得井而井無
川得君子之用國家民物
感受其利而於我則漠然
無有富貴軒冕一皆外物
不足以動其心如舜為天
子利澤遍四海而舜之為
舜故歷山之野人也四海
富天子之貴於舜何有
故曰有天下而不與不與
明與已無干涉於我如浮
雲是也往舍而去也來也
汲也井也自若之謂用舍
向皆聽其在人而已自若
也汲不汲在人而井不變
其井用不用在時而君子
不變其素無喜無愠不加
不損所性不存焉是也汔
至幾至也繙岳至水而不
至與未入井同君子之用
成而廢之與不用同孔

子之道已行於魯而敗於女樂紀綱規畫一旦而壞
汔至亦未繙也瓶汲具也君所以用賢瓶所以汲水
瓶弱則井雖有水而無如之何君弱不足與有為則
君子雖有道亦無如之何矣羸者弱而墮也不能自
強怠惰廢棄之謂如齊景公不能用孔子而孔子行
不曰瓶羸而曰羸其瓶謂自棄者自棄者不足與言
為即羸瓶之凶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
靡之

古今天下凡幾人世故凡幾變而天之在人未嘗息

孝子忠臣貞女烈婦友兄悌弟內自中國外窮海表
日月所臨舟車所至凡有血氣具人形者莫不有是
心也其甘之若芻豢眷之若金玉白刃不能奪烈火
不能勝而非有所驅使敦迫亦莫知其所自來也有
文王而不興無文王亦不能亡是何故哉人者天之
所生也天之於人無所不到未有有於此而無於彼
亦未有厚於甲而薄於乙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
人之道曰仁與義人而無仁義之心是天地而無陰
陽之性也是故有生斯有心有氣斯有理有物斯有
則有靈斯有賁生同而理不均形一而心獨異者未

之有也故謂之秉彜也即仁義之常秉者固執不令
~~惠~~難不棄之謂也古者聖君賢臣日用於是天下之
人亦共由於是而不知惟夫行之不著習之不察乃
過不及之所從生故其君臣上下秉明見而懷遠圖
者其議論講明每以天命之一原為萬事之大本若
所謂道心所謂民彝所謂物則所謂天叙天秩天顯
天明凡詩書中所論感應導行有作必興無種不生
之理若所謂黎民敏德四方風動所謂不距朕行罔
迪不適易之所謂聖人作而萬物覩聖人以神道設
教而天下服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六十四卦特

有中孚一卦而以九二一爻發其深意精義者皆所以明性命之自然定天下之中正後人躰認行意悟好樂而又不患於有時之或息中孚者信於心喻於四躰而莫知其然口有所不能宣耳有所不能聞也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魚有遠近幽深阻隔蔽障天命所在其之各如鸛蓂眷之各如金玉有感無不應有倡無不隨也兌為口巽者兌之反而向內向下者也卦雖內兌外巽徐察之則為二五相向故為鶴鳴子和之象鶴鳴二也子和五也五君位而為子和者但以同声同氣彼此內外相

應和求而言不以君位而言也子者至親至密一體
稟氣以象人已民物並生於天地本魚間隔者也在
陰謂隔於二陰在陰而和者其志同也故曰二人同
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鶴鳴子和者所謂
其臭如蘭在陰而和所謂斷金者也誠信之孚雖金
城鍊壁不能隔萬里而咫尺胡越而一家也好爵中
也二五之所居所守即孟子之天爵程子所謂天然
自有之中也好者耳之若芻豢養之者金玉膏粱文
繡魚以喻王公晉楚魚以易也二允嘗說体故云好
好者美而說之者也靡即縻也繫而不能去也執而

不能舍也所謂秉彜者也亦惟說之深故然也吾與爾靡之彼此人已同見同心莫知其所以然也此所謂天下之大本生民之日用四海而一萬世而同桀紂不能亡異端不能掩公孫龍之口不能眩項羽秦皇拔山之力不能加也古今天下有形有心其拳匕於此者多矣夫共姜之自誓宋伯姬之不下堂夏侯令女之自殘奉天竇氏二女之不辱豈非其所欲有甚於生而不自知其所從來者乎李思摩之顛沛萬里金日磾之卓然漢廷唐有海東魯子而呼韓和單于有忘私憂國執禮知義之闕氏所謂魚間者也貴

為男子而居詩書禮義之地者中夜思之足以汗
矣

易曰憧七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
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
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
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
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屈伸相感而
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
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
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

也

天下何思何慮謂天下事物何待於思慮哉君臣父子日用飲食義理當然賁若草木昭如日星匹夫匹婦與知與行之夷之狄亦不可棄與夫子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魚行不與欲仁斯至誰能不由意同孟子所謂道在邇事在易道若大路豈難知哉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皆此意也思者心之用也聖人不能無所謂何思何慮則以明夫道散事物具在人心中非高非遠易知易從求之荒唐飄忽索之艱難陰匿不若反而求之君臣父子衽席几杖之間既得其

實而且不勞也不費心思不煩智力率目而在前一
蹴而可至此天命流行付與萬物平常正直之公餘
聖賢君子操持據守其美安樂應事接物之公法也
此為懂_レ往來者之多事終明易簡無為之本體以
為掃除洗滌之本也同歸殊塗一致百慮言感而遂
通之正千塗萬轍而其始終出入不出於吾心也豈
必妄走迷行疑冰焦火淵淪天飛而卒於顛倒奔敗
哉由此言之天下事何待於思慮哉善者人_レ皆具
而惡者卒無所逃豈待思慮而后明哉寂感一原天
下公器敬以持之直以養之則應物之際洪纖高下

沛然有餘何必自取多事使九疇萬類失其所哉稱
物之衝苟魚素定照物之鑑非有本虛應接之時空
無根本是非之途茫魚方向所謂懂也宜其不種而
生所謂朋從亦魚怪其不召而集今幸有此一大本
領常為事物之主靜魚而動有体全而用利是豈可
不知速悔而亟反之哉懂也往來康節邵子所謂閑
氣者是也或未來而迎或已去而將或先天而造或
后時而留或增多其本分或減尅其全体或曳奔牛
之尾或閉欲入之門或疑不長之苗或眩在山之水
或參致一之損或后定公之恒或問有孚之惠或養

无妄之疾或遠天行之剥或留日昃之離或急愆期
之歸或先已日之革或蔽金夫之見或累小子之保
或壯于頄或咸其頰或捷于趾或躁其腓或即无虞
之鹿或履啞人之虎或繫行人之牛或逐自復之馬
或見負塗之豕或封无血之羊或溺无禽之田或滯
羸藩之角意在彼則疑起于此見在西則不信其東
此憧匕往來之弊皆人欲之為而非天理之事也聖
人閔惜之曰胡不覩日月寒暑之往來乎安得有如
許事哉相推云者安分守位相遜相讓而魚陵奪妨
害也故明以之生歲以之成萬類得以發生有形遂

其性命蓋天地間必得陽明而后有萬物必得歲功而后成生死循理順序則光明生而事功成矣人於事物之往來心之動靜多不循理而行之以欲不循物而裁之以已不奉天而為之以人若能以日月寒暑之往來內以洗心外以理物則何患心之不正物之不成哉往屈來伸復申以義理節度之當然是乃時中之道魚過不及之理決不可以容私徇己相感者屈極伸來伸極屈生有相召致之理而其節度亦可見也利宜也義之和也各得時中之道則和于義宜于物不然則疑阻萬端一而事緒多矣屈為伸本靜

為動基故又以尺蠖龍蛇為言蓋動得其中則魚鼈
於靜之體靜之體全則動常合理而周流精義入神
者感而遂通之時常不離其寂然不動之體動靜之
間靜常為主應感萬端而天理常流通也精者治擇
磨洗使魚間雜精義依然是動時事入神者全其易
簡魚為之本体也神也者有為無迹所謂利用出入
民咸用之者也入神者去其雜亂纏繞而純其疏通
流利之本体也體全而無害故用常周徧而不窮故
以致用致者推之無不到也利用者易簡和順而無
險阻結闕也安身謂不悖於天地不疑於鬼神仰不

愧俯不忤內不疚動不括崇德謂道術大定而積累
日厚也精義入神自伸而反屈致用自屈而為伸利
用安身復自伸而反屈崇德復由屈而為伸不過一
箇本立而道生至是而後懂_レ之害朋從之擾擺脫
蕩滌心体光明端正所謂貞吉悔亡其在是矣過此
以往未之或知依舊與前兩何思何慮相應謂天下
之理不過如此此外懂_レ不可曉而已窮神即精義
知化即致用德之盛言非一日之功不可以易言也
此章發明性命之全体擺落天下無纏繞使人心得
其正而事物皆得由於道始以理為主終以靜為宅

聖人洗心退藏於密不過如此有志於心孝者所當
深思也

洵惟文子三思即懂也往來海翁曰三則私意
起即朋從尔思也吾輩不可無旁理主辭之孝

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此義自漢以來皆未明蓋否卦全体之象至五而發
之也柔柔木而多膏壘虛苞也之於內也小人在內
與凡人內虛弱而不充實皆其象也小人之所以為
小人不過如此其在內也亦由人主之心虛弱不充
故為其所惑亂不過同是道心喪亡欲心為主小人
之所以為小人人君之所以用小人皆以此也用之

之。父則朝廷蕩無紀綱，庶官皆曠，庶政皆廢，家國虛空，亦如桑豕而夷狄盜賊強藩亂臣乘之，其亡其亡，謂九所以亡繫，謂總由之也。亡之道不一，而總繫于君心之內，弱無主，致小人充斥於內，而家國空虛也。此文之義如此，論始備大凡。亂世君心人心天下事，勢形樣皆同，在心則為內柔外剛，內輕外重，內虛外實在天下，大勢則為小人耗蠹於內，君子閉塞於外。朝廷中國之權，輕於內而強，藩夷狄之勢，重於外治世亦然。心則內剛外柔，內捷外順，內重外輕，內充實而外謙虛，在天下則君子充實於內，小人順從於外。

朝廷中國之權重於內藩牧四夷之勢輕於外秦
二卦如此觀之乃盡

石堂先生遺集卷之三